

**站在**央视《百家讲坛》上,为全国观众解读唐诗的千姿百态时,气质儒雅的莫砺锋征服了很多人,而这样一位将唐诗里的佳句信手拈来的文学教授,他曾经的理想是上清华学理科,做一名工程师,只是下乡插队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,也由此改变了后半生的轨迹。

## 带着 20 本数理化去插队

1966年,莫砺锋在苏州中学上高三,他已经想好,高考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电机系,第二、第三志愿是清华的数学力学系和自动化控制系,“莫砺锋将来肯定是靠数理化吃饭的!”他的中学老师们都这样说。不过那年高考没考成,大学之门忽然对他们关闭了。1968年10月,19岁的莫砺锋插队到太仓县璜泾公社赵浜生产队,成为一名社员。在这里,他度过了简单而宁静的7年。

说简单,是因为生活中除了集体劳动外,便是看书。第一年,他和另一个知青住在老乡家的猪棚里,中间只用芦苇隔开,时间久了,鼻子有了“免疫力”,倒也不觉得多臭,更主要的是,他只要有书可看,便会忘了一切。第二年,老乡给他们在一片坟地前盖了两间黄泥墙茅草顶的小屋,看书便无猪打扰了。

下乡插队时,他带去了20本书,主要是数理化方面的书,是想着闲暇时可以自学,不过第一年他主要是在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,学习怎么种庄稼,“现在我也是种地的专家!”莫砺锋笑道。晚上的时间是自己的,但因为没电,只能点煤油灯看书,煤油又是计划供应的,一个月只有一斤,他一个星期就点完了,接下来的夜晚就只能早早躺到床上。没法看书,他便背诵白天读熟的作品。“刮风下雨天我最高兴,不用下地,可以在家看书。”

## 没书读便背诵唐诗宋词

一年后,20本书都看完了,“说实话也看不下去了,数理化的东西,不懂没人指导,还是不懂。”停止数理化的自学后,莫砺锋就开始了“乱读”,什么书都看,只要是能借到的。

“干农活、流汗、吃得不好,这些都没关系,最遗憾的是在应该学习的时候没有机会……”所以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找书看。说到当时读的那些书,莫砺锋也有些失笑,“我连《气象学教程》都看,也认真读过《欧洲哲学史》。”有一次借到一本狄更斯小说,不过人家要他一天后就还,晚上没煤油点灯,他就跑了1个小时到镇上去就着电灯光看,终于在天亮以前把它看完了。两三年后,他看的书转以文科类为主,慢慢地他的兴趣也转向文科。

因为书少,拿到的书只能反复看。借到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宋词选》、《古文观止》这些书,莫砺锋就开始背诵,现在对唐诗宋词的记忆还要感谢那段时光,连《孙子兵法》他也会背。而唐诗宋词深深打动了先生的心灵,诗人们与他朝夕相伴,有苦恼他便向诗词中寻找力量,“多少个秋雨绵绵的黄昏,我独自站在窗前看着赵浜对岸的竹树,直到一切都淹没在暮色之中。又有多个寒风凛冽的冬夜,我在汴河农具厂的宿舍里裹着棉被,望着一片黑暗发呆。寂寞就像那无边的夜色,吞没了整个的我,连同身体和灵魂。此时此刻,我就默默地背诵苏轼的《卜算子》或李清照的《声声慢》,借古人之酒杯,浇自家之块垒。此举虽然不能完全驱散胸中的寂寞之感,但我既然听到了古人自伤寂寞的心声,便有一种相濡以沫的感觉。”这段记录在《莫砺锋诗话》中的自白,道出了他当时真实的境况。

“书真不经读。”当能找到的诗词都背到烂熟后,他又开始寻书。到第6年,能借到的书都看过了,书的来源基本上枯竭了。这时有同学借给他一本《世界短篇小说名篇》,很厚,还是英文版的,还配套借给他一本英汉词典,这下莫砺锋有事干了,他开始一边看一边学英语,“这本书真耐看啊,到我离开农村时还没看完。”

## 不能当大学生,也可以当教授

1974年秋,莫砺锋从太仓县转到了安徽泗县三葛大队,因为姨妈

在当地,可以有所照应,在下到队里之前,他经老乡介绍,在一家农机修配厂学车工,带他的洪师傅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徒弟,因为他利用自己掌握的数理化知识,很快领会车工的技术要领,“当时洪师傅很希望我成为一个优秀的车工。”但是,生产螺丝的车间哪里容得下莫砺锋想要飞翔的心?三年后,他果然“飞”出了那个农具厂的小车间。

很多知青,在经历了最初的激情壮志后,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一两年就慢慢有了改变,因为看不到前面的路到底伸向哪里,渐渐有了扎根农村的打算,大多不再看书,出去打牌,或是干脆娶了农村姑娘生儿育女,心无旁骛当起了农民,只有莫砺锋这些别人眼中的“异类分子”,只要不劳动就捧着书在看,老乡们都不理解,“你看书干吗?反正要一辈子做农民了!”莫砺锋只是笑而不答。

尽管当年莫砺锋怀揣一颗非清华不上的决心,但十年插队,看的书太杂,有一点他很确定,那就是不可能再回到理工科上去了,所以在1977年参加高考时,他毅然决定改考文科。人生有时就是这样,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。

成为程千帆的弟子也是无心的。1977年底,莫砺锋以高分考上了安徽大学外文系,说来还是那本耐看的英文小说帮了忙。才读了一年,觉得年纪大了,按部就班太慢,就和其他同学一起考研,本来还是想报外国文学专业,但一看要考第二外语,他只好改考中文。翻看招生目录时,看到南大程千帆先生招收唐宋诗歌方面的研究生,想到自己在农村已经背熟了不少唐诗宋词,所以就报了名。

当莫砺锋沿着文学道路越走越远,最终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之后,当年那些知青伙伴好多都说,莫砺锋真有“先见之明”,一直没有放弃看书。实际上,莫砺锋在农村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这辈子上大学、当大学生也许是不可能了,但是当教授还是有可能的。”其深意和决心,直到他真的当了教授,人们才忽然明白。

## 马兰头让他提笔写回忆录

与新中国同龄的莫砺锋已近60,人老了,就免不了常常回忆,尤其是那段特殊的岁月,不过提笔写回忆录却是到了2002年,缘起是因一种野菜——马兰头。在《浮生琐忆》的后记中,莫砺锋写道,2002年1月,他在台湾新竹的“清华大学”讲完最后一节课,台湾朋友为他安排了一次阿里山之旅,游玩中,同行的几位台湾教授说起周作人的《故乡的野菜》一文,文中提到一种名叫“马兰头”的野菜,因为台湾没有,就向莫砺锋询问其详,他突然想起在太仓赵浜大队那个插队的地方,一到春天,郁郁葱葱的马兰头覆盖了整个河岸……

记忆闸门一旦打开,就很难住,当晚,无数的往事奔涌而来,前者未去,后者又来,“我突然萌生一个强烈的愿望,要把那些往事写下来!”三天后,先生开始动笔,花了5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回忆录。

那些人,那些事,那些记忆……在回忆录中,莫砺锋一直以一种平淡、客观的语调叙述他30年人生中发生过的故事。 快报记者 陈英

### 人物·莫砺锋

1949年生于无锡。1966年毕业于苏州高级中学。1968年下乡插队,在太仓县和安徽省泗县务农。1977年考入安徽大学外文系。后师从南大程千帆教授专攻中国古代文学,198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,是国内首位文学博士获得者。1984年以后在南大任教。



## 燃情岁月·人物

知青十年特别报道

# 在北大荒遇见安娜·卡列尼娜 唐诗宋词拨亮他灰暗的心灯



### 人物·沈乔生

上海人。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。1969年赴黑龙江七星泡农场插队务农。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股民日记》、《白楼梦》、《就赌这一次》等,曾获“人民文学奖”、“小说界奖”、“紫金山长篇小说奖”等各种文学奖。

## 你走了谁给我们买自行车?

1969年3月,按照“面向农村、面向边疆、面向工矿、面向基层”的原则,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的1967届初中生沈乔生被安排去黑龙江七星泡农场插队。七星泡农场的知青主要来自上海、天津和哈尔滨3个城市,共计两万余人。

在沈乔生看来,城市青年来到乡村的主要作用是传播了新文化,创建了一条“丝绸之路”,把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——包括各种工具和消费品——带到乡村。

上世纪70年代,上海青年带去北大荒的东西在北大荒是很“吃香”的,比如羊毛衫、香皂、奶糖,也有少数人把缝纫机带了过去。农场职工都很兴奋,他们从没见过这些东西,当时最抢手的“两大样”是上海的钻石牌手表和永久、凤凰牌自行车。

沈乔生一个同学的父亲在奉贤当工会主席,每年那个同学都要父亲去买自行车。当时的自行车还是要凭“票”买的,每次农场更换新领导,这个同学都会送上一辆自行车,这样前后一共买了七八辆。以致后来这位同学想考大学离开农场的时候,领导不让他走,说你走了谁给我们买自行车呢?

## 零下 40℃ 的北大荒

黑龙江七星泡农场的知青共有2万多人,都是十六七岁的年纪。对这些来自城市的孩子来说,建设边疆的理想是朦胧的,而生活是很实际的。在靠近最冷的地方生活,最难忍受的是严寒。每天凌晨5点,农工就来喊大家起床,一起进山伐木,刺骨的冷空气像玻璃纤维划过女孩们的脸庞。带出去做干粮的馒头系在腰间,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,拿起来几乎可以砸死人。到了吃饭时间,知青们找些树枝架起火堆烘烤馒头。馒头从外面开始变软,烤一层吃一层,直到最后吃完。没有饮用水,有人伸出舌头舔雪,干冷的空气中,舌头粘在雪块上,一扯就掉一层皮。谈起过去的生活,沈乔生说女孩有时候比男孩更坚强,她们身穿绿黄色的紧身棉袄,汗水从棉袄里渗出,遇到外界的冷空气,立刻凝结成一条条冰柱,粘在衣服外面。

沈乔生在农场时一直担任排长,排长的工作就是每天带领大家一起去劳动,他说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当劳动模范。回忆起北大荒的生活,沈乔生说知青们在农场非常顽强,他们吃苦耐劳,养鸡、盖房子,样样活儿都学得出色,当地青年对他们也充满感情。虽然在城市里每个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,但大家觉得经历过北大荒的生活,以后回到城市,随便什么困难都能克服。

其实,大部分知青返城后的命运都不太好,他们的生命中实在没有多少华彩乐章,也正因为这样,北大荒对他们来说成为值得自豪的青春岁月,因为艰辛所以精彩。

## 趴在炕上写小说

与大多数知青后来的命运相比,沈乔生是幸运的,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。

即使在北大荒,部分知青仍没有放弃学习。七星泡农场第一分场的知青,部分来自上海的徐汇中学和南阳模范中学,整体来说英语水平

平比较好。他们坚持在日常生活中用英语对话,约定谁都不能说中文,否则就要拿出一分钱扔在集体储蓄罐里,当时的一分钱就好比现在的一块钱。后来这批人有的成为高校英语系的骨干教授,有的去了国外,发展得相当好。

沈乔生在七星泡农场第十一分场,他痴迷的是外国长篇小说,记忆犹新的是梅里美的《卡门》和《高龙巴》。他觉得梅里美的文笔很“精致”,并由此判断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。除梅里美以外,他还读了雨果的《九三年》和《悲惨世界》,觉得雨果的作品情节感强烈,能够抓住人心,文字有强烈的震撼力。不过,沈乔生当时最喜欢的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,直到现在他都觉得这是影响他一生的作家,《白痴》、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》、《白夜》、《罪与罚》等作品里主人公内心的百转千折、苦苦挣扎深深吸引了他。相比之下,托尔斯泰的作品在这个年轻人看来节奏过于舒缓,只有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还比较好。

也正是在这个时候,沈乔生开始写作。北大荒的知青宿舍是南北大炕的格局,房间两边的通铺上各睡二三十人。闲暇时间,别的知青在打牌,沈乔生就搬一个铁桶,底朝天放在炕前,上面再放一块搓衣板,人坐在搓衣板上,上身趴在炕上写小说。写完小说,他还买来廉价的毛笔和墨水,在炕上练习颜体书法,这一习惯从8岁开始一直保持到现在。

因为钟情写作,沈乔生很快被调到七星泡场部宣传科。农场并不在乎他的“资本家”成分,只觉得这个男孩实在,就让他来写所有的公文、广播稿和宣传资料。

## 通过高考返城

恢复高考的政策出台后,考上大学成为知青改变自己命运的重要出路。上世纪70年代末,高考的竞争程度近乎“惨烈”,全国范围录取率是3%。七星泡农场2万知青,去上海读书的名额只有两三个,中文系名额只有1个,堪称凤毛麟角。如果不是各门功课都在85—90分之间,根本不可能考上大学。

1976年11月第一场高考,沈乔生在上海申请病退没能参加,却因为在场部宣传科工作被邀请去批改高考语文卷,阴差阳错地了解到高考的各种评分标准。并且在阅卷组,他遇见了生命中的一个“贵人”。“贵人”是国民党留守人员的孩子,比沈乔生大10岁,出生在黑龙江,是个理科生,而文化修养极好,每天早晨3点钟起床,点着蜡烛翻译狄更斯原版的《双城记》。沈乔生当时的数学程度只有初中水平,于是他也每天3点起床复习数学,有不懂的问题就赶紧请教身边这个来之不易的朋友。

为了参加高考,沈乔生用尽浑身解数,甚至预先准备了七八篇作文,对付考场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1978年沈乔生被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,他的“贵人”朋友考取了北京中科院。

## 跨越 40 年的知青情结

为了爱情,1982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,沈乔生来到南京定居,现在他已经是作家协会会员。写作之余,跟曾经一起插队黑龙江的知青联系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去年,同在黑龙江七星泡农场插队的上海知青相约故地重游,找到了当时的指导员尹保权。故友相逢,尹保权居然能够准确地叫出第十一分队100多个知青每个人的名字。曾在第十一分队插队的一位上海女知青身患癌症,第十一分队大多数知青自发聚集到一起,把她送进病房,嘘寒问暖,直到这位女知青病情好转。而这位女知青回到上海后所做的一件事情之一,就是大力推动“上海知青网”的建设。 快报记者 苑纯洁